

【作家作品研究】

# 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

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苏轼《蝶恋花·春景》一词, 薛瑞生、邹同庆、王宗堂诸先生均疑作于惠州时期。但从此词所用意象看, 不象惠州之物象。且查考有关资料可知, 惠州在宋代时并不出产杏子。故“青杏”意象之非惠州春景可以断定, 此词必不作于苏轼贬谪惠州的绍圣二年(1095)春天。而据其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看, 当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

关键词: 苏轼; 《蝶恋花》; 杏; 惠州; 黄州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914(2008)05-0094-03

## 一

苏轼《蝶恋花·春景》<sup>[1]753</sup>一词影响非常广泛。“于(苏词)编年用力最多, 搜罗最广, 费时最长”的薛瑞生先生之《东坡词编年笺证》(以下简称“薛笺”)及邹同庆、王宗堂先生之《苏轼词编年校注》(以下简称“邹注”)都将其编在绍圣二年(1095), 即苏轼贬谪惠州时期。薛笺《考证》云:“《岭斋夜话》与《林下词谈》均云朝云在惠州常歌此词(详见附录), 《林下词谈》故无论, 《岭斋夜话》作者惠洪与东坡同时而稍晚, 其言或不无据。果如此, 当作于惠州时期或更早。因乙亥为东坡在惠州所经第一春, 暂编于此, 以俟详考。”其《附录》云:“《历代诗余》卷115引《岭斋夜话》:‘东坡《蝶恋花》词云:‘花褪残红青杏小……’东坡渡海(岭), 惟朝云王氏随行, 日诵‘枝上柳绵’二句, 为之流泪。病极, 犹不释口。东坡作《西江月》悼之。’(又见《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sup>[2]640-641</sup>

邹注将此词编于绍圣二年春也有两条理由, 一是《岭斋夜话》的记载, 一是苏轼惠州时期的诗文里惯用此词中出现的“天涯”一词。邹注指出:“本词中之‘天涯’, 亦非泛言, 当指地处偏远的惠州……故将此词编于绍圣二年春, 以俟详考。”<sup>[1]754</sup>

另外, 陈迥冬先生所注《苏轼词选》对这首词也有“疑是谪岭南时期的作品”之说。<sup>[3]109</sup>

但《岭斋夜话》只说王朝云唱此词, 并未云此词即作于该时期, 且这只是《历代诗余》本《岭斋夜话》的记载, 《丛书集成》本《岭斋夜话》却并无此内容。惠洪所撰《岭斋夜话》被认为记事杂有假托伪造之迹,

陈善《扈虱新话》卷八即有“《岭斋夜话》诞妄”条驳之, 《修周诗话》等也屡议其非, 而明代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余》的“文学趣味是比较浓厚的”, <sup>[4]</sup>该书虽也收录此内容, 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更重要的是, 薛笺、邹注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此词上片云“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燕子春来应该北归才对, 怎么还会在偏南之地惠州飞翔? 如果再合“枝上柳绵吹又少”等句看, 此词所写物象不象惠州之景。尤其首句“花褪残红青杏小”之“青杏”, 更不是惠州春天的物象。因为查相关资料, 惠州(今广东惠阳)古今并不出产杏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杏”条:“(杏)在中国的栽培起源很早, 甲骨文中已有记载, 西汉《氾胜之书》和东汉崔寔《四民月令》都以杏花开放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物候……中国主要分布在北纬44°以南地区, 以黄河流域各省为主产地。”“杏树适应性强, 耐旱而不抗涝。能在各类土壤上生长。以排水良好的砂壤土最为适宜。喜光, 耐寒力强。”<sup>[5]1361</sup>

《辞海》对“杏”也有类似解释:“原产我国, 西北、华北和东北各地分布最广。”“初夏成熟, 性耐寒。喜光, 抗旱不耐涝。”<sup>[6]3287</sup>而朱太平等编著的《中国资源植物》亦云:“杏在我国分布, 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 南部栽培较少, 北部渐多。”<sup>[7]1136</sup>

关于中国植物分布分界线问题, 明末清初屈大均曾明确提出把大庾岭作为我国植物分布的除秦岭淮河之外又一条分界线。其《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云:“(榕树)性畏寒, 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 为

收稿日期: 2008-06-15

作者简介: 李世忠(1969-), 男, 甘肃庆阳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 咸阳师范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严寒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该书同卷“木语”部详列本地域果树类目,亦不提杏子。<sup>[8]609</sup>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叙述我国植物分布的地理界线云:“地理学上,南岭是我国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分界线。岭南岭北不仅气温相差较大,而且植物分布也显然不同。”<sup>[9]180</sup>这一点也可以从清彭定求主修《全唐诗》卷60所录李峤《梅》诗得到证实。其诗云:“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雪含朝暝色,风引去来香。”此处之“南枝早芳”,说的就是大庾岭气候南北暖寒差异的情况。

顾炎武《肇域志》云:“(惠州)北多重峦,南临大海……(归善县)沿海,冲,疲,多寇,南至海一百一十里……白鹤峰在县西北,高五丈,周一里,古有白鹤观,苏子瞻谪惠居此。”<sup>[10]2184—2186</sup>

另,检苏词(存疑词除外)共有八首写到过“杏”字,按邹注编年,除这首《蝶恋花·春景》及一首《点绛唇》(未编年)外,其他六词也没有一首是写在岭海时期。

由此看来,耐寒怕涝、以黄河流域为分布中心的杏,其栽培地域不会越过南岭这第二条植物分界线。今天的惠阳不产杏子,北宋时这个地处南海边的地方气候炎热,水土涝湿,瘴气弥漫,亦非杏树适宜的生长之地。故疑苏轼在惠州创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缺乏有说服力的根据,此词必不作于苏轼贬谪惠州的绍圣二年(1095)春天。

## 二

那么苏轼这首词究竟作于何时?笔者认为,此词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因为,从此词所反映的思想看,其与苏轼现存的创作于黄州时期的诗词所表述的思想最为接近。

苏轼从22岁进士及第名满京师、踏入仕途以来,一路青云直上。通判杭州不过是个小的挫折,而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才真正使他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政治与人生打击。在“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sup>[11]999</sup>般的狱中生活结束以后,他谪黄州,开始了对自己人生之路的重新审视,其《答李端叔书》云:“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謏謏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

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sup>[12]1148</sup>

这岂不是“多情却被无情恼”?黄州贬谪前的苏轼,虽然并未真正进入过政治权利的核心,但他却是极热衷于指陈王安石变法之弊。熙宁四年正月他写了一篇名曰《议学校贡举状》的奏议给神宗皇帝,批评王安石改变科举考试的相关制度;同月,在“神宗皇帝的‘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隐者’<sup>[12]536</sup>的皇命感召下,他又写了一篇《谏买浙灯状》;二月,苏轼在“买灯之事,寻已停罢”的情况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sup>[12]538</sup>又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看法及其政治见解和盘托出。三个月内给神宗皇帝连上四信,结果由于王安石的排斥及谢景温以其贩卖私盐的诬陷,而使他难于在京城留任,于是在熙宁四年七月自求外补做了杭州通判。从此后,他就真正做起了“墙外行人”。七八年的地方任上的落拓,从被皇帝“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sup>[12]2112</sup>到自密州任满回到京城时,当政者不准他进入京都国门,再到湖州任上的被捕入狱,“墙里佳人”于他岂不是“笑渐不闻声渐悄”?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他痛定思痛:“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sup>[12]280</sup>《雪堂记》又云“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sup>[12]295</sup>其心情懊丧可知,这些又岂不是“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形象注解?

黄州时期的诗词文中,也明显的反映出作者对政治的疏离,牢骚也最深。他说:“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sup>[11]1122</sup>“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深。”<sup>[11]1090</sup>“仆顽钝如此,其废弃固宜。”<sup>[12]1276</sup>“作郡浮光虽似箭,君莫厌,也应胜我三年贬。”<sup>[11]394</sup>“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sup>[12]275</sup>“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sup>[11]389</sup>“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sup>[11]356</sup>

不仅风雨不在意,晴天他也不放在心上,他要走另外的路了。元丰五年(1082)所作一首《浣溪沙》词云:“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sup>[11]358</sup>有论者云此词表现了苏轼的“竞进之音”。<sup>[12]166</sup>但笔者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苏轼对自己贬谪前的政治人生的反叛。流水可走相反的路,那么人生如果再年少一次要干什么呢?亦自当改变方向另走他路了。《临江仙·夜归临皋》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如果此身有一天为“我”有了,就要走不再“营营”之路。这些表述

岂不都是《蝶恋花》词中所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意。人生之路何止千条万条,何苦要在政治这条险途上一意走去?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sup>[11]</sup><sup>[112]</sup>“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sup>[11]</sup><sup>[506]</sup>黄州时期的苏轼对时光之流逝也是十分敏感的,但在精神气质上,他的诗词并不像后来的惠州时期那样隐含着化不开的沉痛,有一些作品的笔调相对还是比较轻松的,其情感基调也和《蝶恋花·春景》一词相近。而《蝶恋花·春景》中出现的一些词汇,如杏、燕子、绿水、柳、秋千、佳人、多情、行人等,在此期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是存在的,有的甚至屡次出现。至如此期所写的“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sup>[11]</sup><sup>[1030]</sup>这样的诗句,虽然袭用杜牧“杏花村”成句写过去之事,但杜牧写此诗的池州(安徽贵池)在地理纬度上和黄州(湖北黄冈)几乎相同,所以,身处黄州的苏轼因有感当地杏花物象而写出这样的忆昔之作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也能给我们确定《蝶恋花·春景》作于黄州

时期多少提供一些佐证吧。

参考文献:

- [1]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3] 陈迥冬.苏轼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 [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 [6] 夏征农.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7] 朱太平,刘 亮,朱 明.中国资源植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8] 屈大均.广州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 [10] 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1] 苏 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 苏 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 Examination of the Time at Which Su Shi Composed His Dielianhua (the Spring Scenery)

LI Shi-z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ci poem Dielianhua (the spring scenery), Xue Ruisheng, Zou Tongqing and Wang Zongtang suspected that it had been composed in the period of Huizhou.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imagery of the ci poem, it does not remind us of Huizhou. On the other hand, Huizhou didn't have apricots in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consultation of relevant data. Therefore, the imagery of “green apricots” did not belong to the spring scenery in Huizhou. This ci poem was not written in the spring of the second year of Shaosheng when Su Shi was banished to Huizhou from court. Judging from the thought and sentiments it expressed, it should have been composed in the Huangzhou period when Su Shi was banished there from court.

Key words: Su Shi; Dielianhua; apricots; Huizhou; Huangzhou